

浙江文叢

洪昇集

〔上册〕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洪昇集

〔上冊〕

〔清〕洪昇著 劉輝箋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重刊說明

本書原屬我社『兩浙作家文叢』的一個品種，爲豎排簡體本。今改爲豎排繁體，列入『浙江文叢』予以重刊。

此次重刊，我們改正了原書一些明顯的疎漏，并根據劉枚《洪昇詩詞七首輯佚》（載《文獻》二〇〇六年第三期）一文提供的線索，從清人吳陳琰增定的《通玄觀志》裏錄出洪昇的七首作品，作爲全書補遺。原書箋文涉及地名，由於行政區域的變更而出現與實際不相吻合的情況，則仍保存原貌，不予更改。

浙江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九月

序

看完了劉輝同志箋校的《洪昇集》，想起了一些問題。

洪昇主要活動的年代在清康熙年間。康熙是歷史上少有的精明皇帝，從洪昇早年到北京國子監時寫的詩篇看，他對康熙皇帝崇拜得五體投地。他的文筆詩才也有條件成為康熙皇帝的文學侍從之臣。可是他在北京守候了將近二十年，什麼官職也沒有得到，最後反被開除出國子監，驅逐出北京城。『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唐劉長卿弔賈誼詩）他在信陵君的墳頭痛哭流涕（洪昇《將去大梁》詩：『迢迢二千里，去哭信陵君。』）命運比投文湘江弔屈原的賈誼更悲慘。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宋元以來多少春風得意的文人，有哪個幾個能像關漢卿、王實甫、洪昇那樣在文學史上流傳下不朽的戲曲創作呢？『詩窮而後工』，曲尤其如此。假使洪昇不窮，以其詩才為清王朝歌功頌德，何能有《四嬋娟》？更何能有《長生殿》？『艱難天玉成』，這對歷史上詩人、曲家說，同樣適用。洪昇《酬顧立庵見送遊梁》詩：『文章不負千秋事，須鬢何妨向草萊。』看來他經歷了十載京塵，多少悟得了此中得失。

康熙三十五年，洪昇應江蘇巡撫宋牧仲之邀，往游蘇州，在滄浪亭寫了一首長詩，中有『飲食小過誤一失，終身淪棄吳江邊』及『古今世道共一轍，放歌且和滄浪篇』之句。滄浪亭是北

宋詩人蘇舜欽歸隱蘇州時建築的。蘇舜欽在主管進奏院時照例賣拆封廢紙宴客，被怨家誣告，削職爲民，參加這次宴會的不少名士都受到株連。這跟洪昇在國忌日宴請諸名士觀賞《長生殿》被怨家揭奏，禍連趙執信、查慎行等名詩人，情事十分類似。北宋進奏院事件是王拱辰、李定等官僚反對杜衍、范仲淹等革新派的一個小插曲。現代研究清史的學者也認爲《長生殿》案件跟康熙年間的黨爭有關。歷史上依附保守勢力的人物，難於公開與進步勢力對抗時，往往暗中窺察，以求一逞。誣陷蘇舜欽的李定，揭奏洪昇的黃六鴻，就是這樣的人物。今天回顧歷史，蘇舜欽的詩歌，洪昇的戲曲，依然光照史冊，李定、黃六鴻却永遠被看成妒賢害能的無耻小人。是非成敗，歷史早就作出判斷了。

洪昇在康熙年間以詩知名，他爲親友寫的詩，語淺情摯，登臨憑弔之作，感慨遙深，有助於後人了解其生平和思想。詞、散曲、散文也所擅長，可惜很少流傳。從創作成就看，他的詩、文、詞、散曲都不能跟他的戲曲相比。然在當時，洪昇如不具備詩文詞等多方面的寫作才能，他能寫出籠蓋一代的《長生殿》嗎？在今天，我們如不看看他的詩文詞曲，要想聯繫他的生平和思想，深入認識他在《長生殿》中表現的思想感情和藝術風格，同樣不可能。洪昇在《定峰樂府題辭》中說：『二十一史中理亂興亡、綱常名教之大，往往借房幃兒女、里巷謳謠出之。』爲我們理解《長生殿》把安史之亂和李楊愛情結合起來描寫的藝術構思提供了鑰匙。他的《織錦記題辭》既責蘇蕙之妒，說她因妒而被棄，合於正道；又稱許她怨而能悔，因而與丈夫重圓，

是合理的。這就使我們從《織錦記》中的蘇蕙身上看到《長生殿》中楊玉環的影子。至於他在詩詞裏流露的思想感情可以跟他的戲曲創作相印證的就更多了。洪昇有首《王孫歌》的長詩，前面極寫那些王孫公子在承平時期的豪華奢侈，沉迷不返，後來呢，『須臾故國生荒草，瑣第朱門賓客少；漁樵滿地聽悲笳，回首孤城亂晚鴉』。見得洪昇在《長生殿自序》裏說的『逞侈心而窮人欲，禍敗隨之』，不僅總結了歷史經驗，同時有其現實生活的根據。

洪昇流傳的戲曲還有《四嬋娟》雜劇。《四嬋娟》繼承了徐渭《四聲猿》的短劇形式和進步的婦女觀。前二折寫王羲之拜倒在女書家衛茂漪的面前，謝道韞以詩才壓倒她的群從兄弟，爲歷史上有才能的婦女揚眉吐氣。第三折通過李清照和趙明誠的對話提出恩愛夫妻、美滿夫妻的要求，同時爲歷史上的不幸婦女灑下同情之淚。最後一折借趙孟頫、管道昇夫婦在湖光山色中泛宅浮家，以書畫自遣，寄托了他功名失意後的生活情趣。《四嬋娟》只有抄本流傳，後被收在鄭振鐸編的《清人雜劇二集》裏，一般讀者不易見到，現在也被收在《洪昇集》裏。

洪昇除《長生殿》外，其他戲曲、詩文集都少刻本流傳。這給研究工作帶來極大困難。劉輝同志研究清代戲曲，自洪、孔二家人手，從南北各大圖書館搜輯二家散佚的詩文，兼從他們交遊的詩文集中摘錄有關的資料，這工作相當艱巨。洪昇的散曲、詞向來無專集流傳，劉輝從清初以來的選本、別集、抄本中搜輯到將近二十篇作品，並詳加箋校。在洪昇對同時人創作的評語中，他輯錄的《女仙外史》評語，可窺見當時長篇章回小說作家的理論水平及其對傳奇的

創作的影響，必將引起今天研究中國小說史、戲曲史者的注意。洪昇評《女仙外史》文章之妙，說它『節節相生，脉脉相貫，若龍之戲珠，獅之滾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與球之靈活，乃龍與獅之精神氣力所注耳』，跟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以桃花扇比珠，以作《桃花扇》之筆比龍，表現他們共同的文心。《長生殿》以金釵鈿盒貫穿全劇，也是這種理論的運用。劉輝還對集中各篇詩文寫作的年代、地點及題中有關人物、事件，盡可能加以箋注。對在傳抄傳刻過程中的文字脫誤，也有所校正。這就為今天研究洪昇的學者提供了一部相當完備的本子。

劉輝同志搜輯洪、孔二家書從六十年代初開始，中經『十年浩劫』，工作中斷，資料亦多散失。我看到的稿子是他一九七九年後重新撿起來的，原稿依繁體字彙錄，仍有脫誤。後改繁體為簡體，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訛誤。我看稿時雖隨筆有所改正，因原本不在手邊，有些地方未敢自信。希望劉輝同志在付排前或看清樣時能再校一次。劉輝同志近年已移其興趣於《金瓶梅》。我仍希望他在《金瓶梅》研究告一段落時，能利用以前搜集的資料加以補充、整理，編輯出《孔尚任詩文集箋校》來，那將是戲曲史研究領域中的又一盛事。

王季思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於中山大學之玉輪軒

前言

洪昇是清初著名的戲曲家，他與孔尚任齊名，世稱『南洪北孔』。他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在明、清傳奇發展史上，可謂壓卷之作。

洪昇，字昉思，號稗畦。清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出生在杭州慶春門。一說生於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他才華橫溢，穎慧過人，十八歲開始了傳奇《長生殿》的創作，十九歲時，第一部詩集《嘯月樓集》編成，他的妻祖黃機親自爲之作序，驚嘆他『少負英絕之才』。師執張競光稱他：『洪子方弱冠，著書不可算。』（《贈洪昉思》）一生創作戲曲作品四十餘種，包括自稱要把呂熊的小說《女仙外史》改編爲傳奇在內。現有曲目可考者，傳奇九種：《回文錦》、《回龍記》、《錦綉圖》、《鬧高唐》、《孝節坊》、《長生殿》、《天涯淚》、《青衫濕》、《長虹橋》；雜劇一種：《四嬋娟》。現僅存《長生殿》與《四嬋娟》兩種。

洪昇的詩、文，在當時也頗負盛名。詩以清整、疎淡著稱，『高超閑淡，不落凡境』。朱彝尊詩云：『海內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他的詩集，除舊稿《幽憂草》外，《嘯月樓集》、《稗畦集》、《稗畦續集》，都幸存人世。詞集《嘯月詞》、《昉思詞》、《四嬋娟室填詞》，都沒有完整地流傳下來。清孔傳鐸所輯《六十名家詞》，雖在洪昇的名下注有《嘯月詞》，亦是一個選本。

現從各選本中輯得洪昇詞十四首。洪昇文，向未記載有專集行世，只是從各專集中輯出所作序、題、跋、評等若干篇。他的專著《詩騷韻注》六卷，現存卷六殘稿，其師毛先舒曾爲此書作序。昉思是作，雖究極原古，旁參博稽，但僅爲吐屬嘯歌之便，擷取古人名作，以韻彙編。作工具書，自有《佩文韻府》在；論學術，價值則不大，故未收錄。

這樣一位有影響的著述甚豐的戲曲家，不僅他的戲曲作品傳世極少，而且詩文著作，除《稗畦續集》有刻本外，《嘯月樓集》、《稗畦集》皆係鈔本，其中《嘯月樓集》僅日本靜嘉堂文庫珍藏，國內迄今未見。恰恰是傳世的唯一刻本《稗畦續集》，乾隆年間還列爲禁書；刻本《長生殿》和《稗畦續集》，又都是在洪昇去世後纔得付剞劂的。由此，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洪昇的著作，在他生前，很有可能都未能付刻，其所以如此，就與他的一生遭際有關了。

洪昇生於『三洪學士之世胄，累葉清華』的宦宦世家。家中藏書豐富，『素號學海，書擁專城』。其父洪起蛟，字武衛。生於明天啟六年（一六二六）。博學多識，才絕時人。入清，『以例授官』，出仕，但非其所好。他向往的是：『優遊梓里，偃息湖干。非有季鷹憶鱸之賦，自逐秋風；頗同陶令種秫之懷，長眠夏日。』所以，『不汲汲於名場，無營營於宦牒。安撫書以自適，與花鳥而相親』〔一〕。他這副灑脫世外、傲岸不群的性格，難免爲時人所譏，招來『讒間之口』。於是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在洪昇二十三歲時，遭到『被誣遣戍』的結果。雖然很快『會恩赦免』，但這突來的禍患，在洪家的生活中，無疑是一個大的變故。另一方面，少年時代的洪

昇，家庭生活美滿和諧，『令子承歡，有鷄黍獨供之樂』。但是當他成年婚後，出現了『家難』。關於『家難』的具體內容，他的老師王士禎曾謂：『昉思遭天倫之變，怫鬱坎壈纏其身。』〔二〕王著《挽洪昉思詩序》云：『予與昉思交差晚，讀其舊稿《幽憂草》，乃知昉思不得於後母，罹家難，客遊京師。哀思婉轉，發而爲詩，取古孝子以自勉。』〔三〕那麼，洪昇的後母是誰呢？

從王槐嗣《爲吾友洪武衛暨其原配錢夫人四秩初度》的壽序來看，洪起蛟的原配夫人是錢氏。但是，考之洪昇同時人的衆多記載，洪昇的生母，應是黃機的女兒。戴天如和陳訐的詩文均可證。因此，很有可能載有這篇壽序的《桂山堂文選》此處誤刻，『原配錢氏』，應爲『原配黃氏』。洪昇的後母，實係錢氏，即錢石臣的姑母。

從洪昇的現存詩文來看，這位後母錢氏來到洪家，約在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洪武衛四十歲之後。她的出現，在洪昇的家庭中，產生了糾紛，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洪昇婚後，被迫離家赴京，栖居黃機門下。林亞清《寄表姊黃蘭次燕都》詩可證：『君不見會稽有高士，廬下常依栖。舉世人莫知，知者乃爲妻。』〔四〕高士，顯指昉思。寄人籬下的洪昇，從此過着飄泊流離的生活，不得不攜子撫女，拖着數口之家，顛沛不定：『吾游八口計，汝倦四方游。』（《寄殷仲弟兼憶中令弟》）『坎壈何時盡？飄零轉自傷。一身還故國，八口寄他鄉。』（《感懷》）『昔悔離親去，今緣赴難歸。七年悲岵岵，萬死負庭闈。』（《南歸》）『我罪誅無赦，親恩報豈忘？』（《旅次述懷》）『多少傷心淚，吞聲不敢言。』（《送錢石臣北上兼憶舍弟殷仲》）他的好友吳天章歸里

時，不無感慨：『有家可歸去，行路未爲難。』這些詩作，到處都充滿着遠離鄉壤，有家不可歸，滿腔思親而又不見諒的悲愴情懷。

在父親被誣遣戍和家庭糾紛不和的雙重打擊下，洪昇以他堅韌的毅力，完成了傳奇《長生殿》的創作，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經過十餘年嘔心瀝血三易稿而改定，轟動都門，傳唱不絕。不料，次年秋，因演出《長生殿》而賈禍，株連者幾五十人，洪昇亦被革去國子監生，釀成中國戲曲演出史上少有的慘案。被趕出京城的洪昇，只得返回故里，過着鬱鬱寡歡的生活，直到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從南京返杭途中，行經烏鎮，不幸溺水而死，這樣一位有才華的作家，享年僅四十八歲。

洪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未曾謀得一官半職，生活窮困，因此，在他生前沒有任何經濟條件把他的作品付梓傳世。無論《嘯月樓集》，還是康熙二十六年編成的《稗畦集》，一直都以鈔本行世，從現存的兩部《稗畦集》中，就可以看出輾轉相鈔的痕迹。現歸上海圖書館藏的鈔本，按詩體編次，較爲完備。而南京圖書館藏鈔本，則缺五古及七古二體；七律又多出一百四十四首，這部分詩作時代亦稍晚，顯係傳鈔時所補入。難怪鄭振鐸先生看到此集時，深有感慨地說：『昉思詩世無傳本，此殆天壤間僅存之一本也。』^{〔五〕}直到游澤承師在日本看到《嘯月樓集》鈔本之後，我們纔知道洪昇還有這樣一部詩集留在人世。而洪昇的詞、曲、文，由於生前沒有刊刻，散佚更爲嚴重。除《長生殿》外，只有鄭振鐸先生藏有鈔本《四嬋娟》，後在《清人雜劇

二集》中影印出版，方爲人們所獲見。

至於他的力作《長生殿》，也是在他的好友吳舒鳧的主持下，纔得以付刻的。洪昇與吳舒鳧都是毛先舒的人室弟子，從幼年起，同窗就讀，關係親密。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洪昇離杭赴京，入國子監；吳舒鳧於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赴奉天爲姜定庵幕僚。兩人分手後，只有在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吳舒鳧自奉天至京，假舍洪昇寓，纔得以暫短相聚，在一起對湯顯祖的《牡丹亭》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之後，洪昇到處飄泊，而吳舒鳧則『一年三百六十日，無幾日在家』^{〔六〕}。待到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底，吳舒鳧返錢塘居吳山草堂^{〔七〕}，洪昇亦於次年來到杭州，在孤嶼築稗畦草堂，這對多年分散的密友，終於團聚。正是這個時候，吳舒鳧開始爲《長生殿》作評，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九四）冬《三婦評牡丹亭》竣刻後，《長生殿》上卷付刻，並於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前刻成。正當《長生殿》下卷付刻之際，吳母病逝，舒鳧居長守制，《長生殿》之刊刻於是中輟。遷延到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初夏，《長生殿》下卷方動刻，所以這年王丹麓給張潮信中說：『《長生殿》下卷，雖已動刻，還未知何日成書。』^{〔八〕}直到康熙四十三年洪昇去世之後，《長生殿》纔全部刻成。

洪昇的《稗畦續集》，是在他去世十二年之後，由他的門人汪燦於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編成。其中有的詩作，就選自《嘯月樓集》和《稗畦集》。

通過以上簡略的考查，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洪昇的作品，生前是無力付梓的。時至今

日，歷經近三百年的風雲變幻，散佚必然是嚴重的。這對我們研究洪昇其人及其名著《長生殿》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不少困難。譬如：對《長生殿》的主題、洪昇的世界觀、創作思想等重大問題，目前學術界仍有分歧，有的看法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把目前所能看到的洪昇的作品搜集起來，就是刻不容緩的了。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學出版社雖印行了《稗畦集》、《稗畦續集》，但《嘯月樓集》一直未能出版，洪昇爲數不太多的文、詞、散曲更未結集出版，這便是箋校此集的緣起和目的。

一九五六年，游澤承師從日本帶回《嘯月樓集》微縮膠卷，六十年代初，在向覺明老師的指導下，開始箋校《洪昇集》。十年內亂，被迫中斷，苦心抄集的卡片，亦被洗劫一空。一九七九年起，重新撿起。前後二十餘年，歲月流逝，時不我待，輯集方畢，深有慨焉。

這裏有幾點需作說明：

一、詩文凡能編年者，皆繫年；詩題中提到的人、事、地，也盡個人所能看到的史料，予以箋出，以供參考；

二、個人見聞，究屬有限，搜輯難以殆盡，補遺工作，以待來者；

三、《長生殿》已出版了徐朔方先生的校注本，校勘精審。在徵得徐朔方先生同意後，作爲卷五收入；《四嬋娟》向無排印本，亦作爲卷六輯入。

在輯集過程中，得到游澤承師、向覺明師及王季思師、徐朔方先生、劉世德先生等師友的

指教。世德兄多年與我合作，受益尤多。《滄浪小志》所收洪昇詩就是他發現的，洪昇詩文之編年、箋釋，他也作了認真的校改。上海圖書館的潘景鄭老先生，素無交往，也以珍藏《漱石詞摘選》見示，熱情幫助，更是銘感在心。借本集出版的機會，謹對這些師友表示衷心的謝忱，並期待廣大讀者的指正。

注

- 〔一〕王槐嗣《桂山堂文選》卷八。
- 〔二〕金埴《不下帶編兼綴詩話》。
- 〔三〕見《兩浙輶軒錄》卷四。
- 〔四〕《墨莊詩鈔》卷一。
- 〔五〕《稗畦集跋》。
- 〔六〕見《三婦評牡丹亭雜記》。
- 〔七〕見沈漁玉《辛未一月五日，王丹麓招同吳舒鳧、朱康景飲牆東草堂率賦》。
- 〔八〕見《尺牘友聲集》卷四。

劉 輝 一九八五年十月於京門

箋校凡例

一、《洪昇集》六卷，卷一爲《嘯月樓集》，以日本靜嘉堂文庫藏鈔本爲底本，無別本可校；卷二爲《稗畦集》，以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鈔本爲底本（簡稱『上』本），校以南京圖書館藏鈔本（簡稱『南』本）、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鄧之誠先生鈔本（簡稱『文』本），并補入南京圖書館藏鈔本之所收一百四十四首七律；卷三爲《稗畦續集》，以南京圖書館藏康熙五十四年汪燦序刻本爲底本，無別本可校；卷四爲輯佚，輯不見以上諸集之詩、文、詞、散曲、評，曰《集外集》。卷五爲傳奇《長生殿》，用徐朔方先生校注本，不再出校。卷六爲雜劇《四嬋娟》，以鈔本爲底本，校以吳梅先生手校本。

二、詩文編年箋校，除《集外集》以年代先後重編外，《嘯月樓集》、《稗畦集》、《稗畦續集》因孤本傳世，較爲罕見，爲使讀者睹其原貌，皆保持原集次序。

三、凡《稗畦集》、《稗畦續集》所收詩作，與《嘯月樓集》重出者，爲方便讀者查閱原書，皆按原集次序，出列詩題，下注見於《嘯月樓集》。如卷二第一首五言古詩《闕題》，題下附以『見《嘯月樓集》《別弟》及《憶母》』。蓋指此詩原爲卷一《嘯月樓集》中之《別弟》及《憶母》兩首詩，餘類推。

四、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孔傳鐸輯《六十名家詞》，內有洪昇《嘯月詞》，惜非全帙。康熙刻本《西陵詞選》，選昉思詞數目最多，且刻本時間較早，故詞以《西陵詞選》爲底本，校以其他各選集。

五、本書爲節省篇幅，校文中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鈔本《稗畦集》簡稱『上』本；南京圖書館藏鈔本《稗畦集》簡稱『南』本；文學研究所藏鄧之誠先生鈔本《稗畦集》簡稱『文』本，餘各選本，校文中皆出全稱。

六、原集序、跋，皆附錄於本集後，供參閱。

總目錄

上冊

重刊說明		(二)
序		王季思(二)
前言		(二)
箋校凡例		(八)
卷一 嘯月樓集		(二)
卷二 稗畦集		(一五八)

下冊

卷三 稗畦續集		(三六九)
卷四 集外集		(四四一)
卷五 傳奇長生殿		(五二四)
卷六 雜劇四嬋娟		(六七九)
補遺		(七〇八)
校後記		(七一一)